

朋友的一句问候

□徐亚娟

我的城市开始实行小区封闭管理,实施交通临时管制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和武汉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很多天了。

紧张还是紧张的,紧张中有了某种秩序。这样有秩序的感觉来自四面八方。首先是周边进入某种特殊状态快速建立起来的应急秩序,超越了散乱的日常生活,家人之间多了和顺关爱,社区送来了酒精,物业在电梯里配备了消毒液和纸巾,单位每天按时打卡报告体温。瞬间就感觉我们每个人每个点都置身于一只庞大的棋盘。中。当然,这样有秩序的感觉也来自内心深处积累沉淀的有国有家有归属感的信任和安全。

出生成长在和平年代,当战“疫”的集结号吹起来的时候,我还沉浸在错过那场聚会的懊恼里。就在我对这条管控信息还稍感茫然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成都的朋友罗勇的电话,他说,在新闻里看到你的城市严格控制出行了,怎么样,慌不慌,大米够不够吃啊!

我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接到罗勇这一类朋友这么正式的电话了。有些朋友就是这样,我知道他肯定就在那里,相信他一定有能力生活得很好,知道他生活中永远都不会缺少他爱的和爱他的朋友,甚至觉得对于我来说他好像是个概念化的存在,觉得生活中的话题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都太小了,小到觉得不屑于唠叨,也从来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超乎寻常的喜悦哀乐。当这些感觉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的时候,真的会发现生命中有一种友情就这样输给了时间和空间。电话号码没变,微信里也偶尔点赞,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都找不到可以联系的话题。这样的朋友你有很多我也有很多,我们都有很多。

在我置身于疫情其中的时候,我既没有想起来去找找口罩也没去看看家里的储备,我生而乐观,我游离于烦恼之外,我对生活有太多任凭好运气抵挡风雨的随意。这样的感觉有点像即将闯荡江湖无知无畏的傻小子,忽然有父母在身后喊了一声:“口袋里有没有钱啊?”钱本身很重要也没那么重要了,只是那声音从此就支撑着他走下去了。

我一般都不会和朋友有如此直接而又爽朗的沟通,我经常缠绕在话里话外字里行间察言观色这些晦涩的词汇中,也会沉浸在太极般的云里雾里幸福得一塌糊涂。不知道错解了多少眼神和期待,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那些渐行渐远那些沉默不语,作为回报,我领取到的那些词不达意的关爱也在我心底积攒了如山般的惆怅。要感谢时间的流逝,终究让我在某个时段,在某个生死无常的契机,顿悟般地懂得了简单沟通的好,接纳了直接交流的高效。

哈哈,大米够不够吃,我觉得这个话题可真是无比烟熏火燎无比俗气,我以为这句话的背景应该是农贸市场,应该是满脸沧桑,应该是春耕时节农村炕头的叹息,甚至是带着金链子的江湖大哥。我无法想象,我和戴着眼镜总要把药理讲得更明白一些的罗勇来谈论大米够不够吃的问题。我也忽然觉得在今天,在这个时节,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甚至有点不舍得结束,我们可以继续聊聊大白菜,聊聊到底是应该清炒还是炖上一块豆腐,到底要不要去买点花生米。我想,等我鼓足勇气,整理一下凌乱的思路,我也要一一致电我那些牵挂的朋友,是的,我要直接拨打他们的电话,我不去考虑他们是不是在开会或者问一句“说话是否方便”。我就想做得像罗勇那样,我就想直接问他们,大米还够不够吃。在2020年这个春天,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我能让你暖一些更暖一些。

朋友,我从来没想过此生会有这么一次机会,我和你来谈论大米够不够吃这个话题,我也但愿我们此生只此一次。关于这世界我们可以谈论的话题有那么多,月球、企鹅、耶路撒冷、红楼梦,我们尽可以去谈论那些风花雪月诗酒年华,那些和与大米无关的话题。

如果有一天,我耄耋之年,已经记不起很多诗句,或许仍然会脱口而出,大米还够不够吃?朋友,不管你在哪里,记得一定回应我你最爽朗的笑声,无论何时,这应该都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幸福的话题。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天鹅

盖景福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黑龙江日报》联合推出融媒专版

黑龙江文艺家 挥写战“疫”篇章 之八

扫码听喜洋洋朗读版
《出征之前》



出征之前

□荷韵

叮铃铃……钢子,妈电话。妻子喊他。

钢子抓起手机,妈,您干啥呢?那声调温柔得像幼儿园的阿姨。

钢子,我刚才看电视,说那什么肺炎病毒更厉害了,你们医院来病人了吗?老人急切地问。

妈,没来病人,我们仁肯定回去过年,您就放心吧。

没有就好!那就快点回来吧,等你们啊!

别看钢子粗枝大叶,在外面叱咤风云的,对老妈可是百依百顺,无论咋忙,见妈电话立马就接。老人有病忘性大,数不清一天给钢子打多少次电话。天天嘱咐他少在外面喝酒应酬,好像他还十几岁。但钢子不烦,还时常讲点笑话逗妈乐。

钢子作为医院感染科主任,职业的敏感让他时刻关注疫情,这事他不想让妈跟着担心。

如他所料,院长突然通知全院春节不放假,不仅都一级备战,科主任还必须24小时坚守岗位。

钢子为难了,不回家过年,咋跟妈解释呢!妻子理解他:这事交给我吧,还是我来圆场!

老婆你真好!钢子感激地说。

但有一条,你必须保护好自己。妻子笑着,伸手点了下他脑门。嗯,必须地,为了你们三位女士,我也要注意的。钢子举起拳,似乎在宣誓。

千万别忘了啊,不然妈心里也不落底。

你咋也絮叨上了,对了,得给妈打个电话。钢子歉疚地轻声说:妈你看,刚才医院来通知,因为疫情就,就不放假了,您看这……

妈倒是深明大义:钢子呀,正事

无关紧要,更令人痛心的是,疫情不但击碎了九百万人的心,也掳走数以千计无辜人的性命。然而,病毒还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脚步肆无忌惮地开始行走于中国大地……每天盯着一组又一组上升的数字,眼前总是泛起红色的泪光。那团红晕亦如一团跃动的乱麻,搅得心绪不宁。突然,从心里涌上一股厌恶感,厌恶那一组组无辜却沾满血泪的数字。觉得数字是那么的冷漠,像浸润到身体里的冰块,慢慢地洩开,再洩开——很快,全身就哆哆嗦成一团了。

我所居住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有了疫情,而且感染的病例大都在我所居住的区里。又很快,我所在的区封了,所居住的小区也封了。开始还可以凭着出门卡两天进出一次,再后来就连小区的大门也不能迈出半步了。但我想,与武汉人比起来,能封在家里也是莫大的幸福了。有吃有喝有书读——而我们的同胞,死亡就在他们身边,随时都有可能伸出一只手拽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可能成为一个数字。他们的哀愁和恐惧是任何语言都不能安抚,也不是文字所能表述的。

从大年初一盼到正月十五,然而,病毒却像大水不仅冲击着中国,也悠然地走出了国门。

越是不想关注每天的疫情通报,越是禁不住地偷瞄一眼。偷瞄的后果就是食不知味,夜不能寐。于是,就发疯地阅读,想让阅读冲淡心头的疼痛,可是根本就无济于事,常常在文字里走神儿。谈起加缪的《鼠疫》,妄想让自己在另一场久远的瘟疫中强大起来。然而,久远的瘟疫却引发了心底无可名状的悲伤和思考——

人类为什么自掘坟墓呢。

一场又一场的大雪飘然而落,漫天的雪蝴蝶扑闪着哀愁的翅膀……大雪终于停了,小区的楼下多榆树,一群麻雀从矮小但却遒劲的榆树上飞起飞落,叽喳的叫声与心境相悖,看着欢快飞起落下的麻雀,它们仿佛不知道人类正在遭遇一场瘟疫的肆虐。

《拥抱自然系列之四》

水彩画

郭跃铭



年前,我因为工作去了一个远离城市的所在。迎接我的是看门人,他忙前忙后地随我而行。偌大的院落井然有序,果木和花树正经历着寒冬的历练。围墙外是清一色的杨树,笔直高大的杨树在冷冽的风中摇晃着枝杈,不时地传来尖利的哨音。这是北方比较独特的景象,因为北方多杨树,北方的风也够嚣张。风与枝杈似乎是一对情侣,只要风一来,枝杈就做万千摇曳之态,可能枝杈把凛冽的风当做温情

的抚慰了吧。当我一脚踏上后院鱼塘的岸边时,我不仅听到杨树枝杈在风中的絮语和哨音,一大群麻雀也在我眼前忒儿忒儿地飞起来,带起的雪粒扑到我的脸上。我欣喜地抹了一把脸,那群麻雀已然落到鱼塘的对岸上……不由得感叹,这地儿麻雀可真多。我喜欢麻雀,特别是一

一条长尾巴的马蹄子在水坑里东游西窜,一望无际的草甸子总是让人生出万般想象……而现在,能听到一两声蛙鸣就如听到天籁之声。这些大自然里的自然,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呢。大自然是滋养人类的母亲,她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和植物等,人类才得以在这个大

一座城和一个姑娘

□刘莉

鼠年年关的这场疫情,使武汉成了世界的焦点。因为那里住着一位叫杨晴的姑娘,又让我平添了几分牵挂,每天飞涨的数字加剧着对那里的担心与恐惧。

杨晴,是2019年春夏季,与我同在湘南山区支教的老师。在入校之前的团建培训中,我们还是一对搭档,她来自湖北武汉,1996年生人,大学刚毕业,是仅有的几位上届留任教师之一。活动当中有一个说出伙伴性格特征的项目,当时我用近乎老人的目光看着这个比我儿子还小八岁的女娃,面容白净,额头光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藏着一双笑眼,不怎么爱说话,很安静的样子,所以我说她一定是个温婉可人的姑娘,她笑不作答。当时我还问她:“这么小,父母怎么会同意来支教?”她说:“他们都听我的。”

培训结束后,我俩和其他四名老师一起被分到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宁远县沈家小学,我们就成了同事。虽然之前进行了业务分工,但都是新手,面临开学前繁杂的工作,大家还是不知所措。这时温婉可人的杨晴一下变成了“女汉子”,成了总指挥。

堆在办公室的几麻袋教科书作业本开始分拣,各年级教室灰尘垃圾遍地开始清理,开学典礼程序开始落实,大家在杨晴的提醒下有条不紊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最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库房堆积如山的纸箱杂物不见了,原来是她和另外一个老师连夜清理的。我问她为什么大喊大家一起干,她还是笑不作答。这是我第一次对“95后”姑娘产生信赖,我再次用近似老人的目光审视她:“杨晴,你是干事业的人。”

在一学期的支教时间里,我不断地更新着对她的评价。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组织学生筹备了文艺汇演和趣味运动会。但当地阴雨连天,几

乎每天都要“瓢泼”几次,所以就怕那天下雨。万万没想到,活动前一天,杨晴竟然到村里借来竹竿、绳子、蛇皮布等,和其他几名教师一起搭了个防雨棚。中午放学以后我从教室出来,才发现她们干的壮举。只见一根碗口粗的毛竹顶在中间,四周被绑在房檐和篮球架上,形成一个十米见方的“个”字形天棚,三位90后女教师正举着梯子准备爬到屋顶上。我吓坏了,当时学校唯一的男教师因故走了,这就不忍心让她们拆除。我知道倔强的杨晴也不会同意拆除,我们就研究出了几个防护措施,雨棚才得以保全。第二天真的下雨了,孩子们在天棚下唱歌跳舞做游戏,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儿童节,我们几个教师的心总算放下了。事后,我对杨晴的评价是:真虎。

2019年7月,我们完成了支教任务,回到各自的家乡和原来的生活中。杨晴如愿以偿地被武汉市某小学聘为教师,得知这个消息,我衷心地祝贺她,并感觉到凭着她那股“虎劲”,很快就会脱颖而出。

半年之后,武汉出现疫情,要不是因为这,好好的还不起这个外表面文静、内心狂野的虎妹子杨晴。就因为为她,这座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似乎与我心连着心,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心疼。

武汉封城那天,也到了年根,我在微信上给她拜年,顺便问一下她是否安好。这是她正式成为教师后的第一个寒假,她回答:“好好的。”

年后的几天,武汉疫情波涛汹

涌,初九那天我忍不住又问她情况,告知没事。但她加入了社区志愿者队伍,每天很忙,主要做宣传、监督、联络等工作,为市民和疑似患者提供服务。做这些工作肯定是自告奋勇的,就像之前的支教。但是走出家门的这种暴露别说是疫区,在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冒险的。人们已经坚信户外的空气里飘满了病毒,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只有足不出户才能保全自己,控制疫情。

我问她如何防御,她说就是口罩,戴了两层,本应该穿防护服的,但是不够,就没有穿。

我又问,害怕吗?她说,不怕,我属于虎犊子不知道害怕的那种。

这我信,这就是她的性格,但这正是让人担心的地方。我不想真如老人一般喋喋不休地嘱咐,我想起一位战斗英雄说过的话,在战场上,越是怕死的人越容易被子弹击中。所以我回了她一句:越怕越完蛋。

她回复:是的,害怕的人心理压力大,容易紧张。然后她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说形势很严峻,老年人发热的很多,各区都隔断了等等。

我知道她平安就行了,没再过多地询问,相对于这一点,其它都不是事儿。我不想对她说“加油”“最棒”之类的鼓励与赞美,更不想表达“小心”“注意”之类的关心,对她来说这些都太轻、太多余。我想来想去,此时似乎说什么都不妥,最后还是说了一句:胆大还要细心哦,注意保护好自己。

她“嗯”了一声,就没动静了。其实我每天都想问候她,知道她的情况,但还是克制住了。于我而言,惦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写出来。春天已经来了,真诚地祝愿她平安、吉祥;祝愿她生活的城市早日度过难关。



《霞光》

水彩画

盖景福